

第一章 來世福分換孩子

大治國，承平三十五年，京城。

太平盛世，京城尤為顯得繁華熱鬧，即便外城是一條不怎麼重要的街道，也是人來人往，店鋪或掛著迎風飄動的布幡，或懸著鑲金的牌匾，無不顯眼，小販們則或背、或挑、或扛著各式各樣琳琅滿目的貨物，行人們衣著鮮豔，姿態悠閒地在街上三三兩兩的閒走閒聊。

忽然從街道拐角，急匆匆跑出一個身著錦袍的粗壯漢子，只見他一手擦著袍子，一手在額頭抹汗，還要不時回頭張望，不一會便撞到了無數行人，一路上不斷邊跑邊回頭的道歉聲「對不住，對不住」。

太僕寺主簿吳大人是個白白胖胖的中年人，他腆著微胖的肚腹，摸著額下的薄鬚，在茶博士點頭哈腰的恭送下，微眯著眼睛出了茶館，眼角餘光就瞄見了一邊回頭，一邊狂奔而來的漢子。

「這不是牛大人嗎？幸會幸會。」吳大人笑呵呵的揖手問好。

「啊？」正在奔跑的人——牛大壯，止住腳步回頭發現是同僚，放下袍角揮揮袖子，平穩了幾口呼吸，這才一本正經的揖手回禮，「吳大人，幸會幸會。」

不待吳大人接著寒暄，街角又傳來一道嬌斥的女音——

「牛大壯，你給我站住，看你今天往哪跑！」緊接著街角轉出一個身材挺秀，明眸皓齒的美人。這美人的明眸正在噴火，皓齒正在咬牙切齒，一手提著裙角，一手提著棍子，急急忙忙的跑過來。

牛大壯一見大驚失色，連忙拱手告辭，「吳大人，我公務在身，告辭告辭。」

吳大人才把手半搭到胸前，牛大壯已經擦著袍角，一陣風似的跑了，只留下吳大人和他被風帶動的薄鬚輕輕飄揚。

「牛夫人，幸會幸會。」吳主簿愣了一下，又向提著棍子跑過來的美人行禮。

美人止住腳步，放下裙角，提棍子的手搭在腰間福身行了半禮，喘著氣說道：「吳大人……呼呼……有禮，家裡……呼呼……有事，告辭告辭。」然後也一陣風似的追著前邊的人跑了。

「牛大壯站住，有種別讓老娘逮到你！」

前邊的漢子在聽到「站住」兩字時遲疑了一下，但在聽了後邊的話，接著跑得更快了。

他們雞飛狗跳的越追越遠，空留下吳大人半搭在空中的雙手和飄揚的鬚子。

街上的行人紛紛議論起來，「這是哪家娘子，可是夠凶。」

「不知道，不過長得真是絕色，比得上倚香樓的……」頭牌玉碎姑娘，後面這幾個字還沒說出來，就被路邊的小販打斷了。

「不要命了，那可是正四品親衛牛大人的夫人。」

「不會吧……」官家夫人就這德行？換了誰都沒法子相信。

「欸，你們是外地來的吧，我跟你們說，這在京城早就不稀奇了。」小販神祕的低語。

「啊？莫非這位夫人不許大人喝花酒？」聽的人露出猥瑣的樣子。

小販四下看看，瞥了個白眼道：「牛大人別說去喝花酒聽小曲，就是小妾的屋子都不敢進去。」

「這麼厲害？」行人瞪大眼睛。

「切，你們知道什麼，這位牛夫人從鄉下來的，在鄉下就厲害得很。」旁邊另一個小販聽了一會兒，不以為然的插話一句。

於是幾個閒人圍在一起，聽那小販說起牛夫人鄉下時的故事……

承平三十一年，寶雞府，杏花村。

渭河蜿蜒的流過村子後，在有些涼意的早秋清晨，籠著一層輕紗般的薄霧，一直往北是一道垣，中間的田地阡陌縱橫，村舍儼然。

此時正是吃早飯的時候，村子裡並沒有閒人行走，忽然從牛三旺家門口，傳來一陣哭嚎——

「哎呀我的娘啊！這還真是繼婆婆，心思這麼毒，妳乾脆掐死我們娘倆就行了，何必一點點的折磨。」

雖說是連哭帶嚎，可是一點也不影響村人們把話聽得清清楚楚。

「淹不死我們娘倆，妳就要餓死我們啊！我的親娘啊，還有沒有天理啦——」一哭三歎，還很有節奏。

牛三旺家對門的劉家娘子輕輕嗤笑著，對自家男人劉實滿說：「這顧氏又鬧上了。」劉實滿放下碗筷抹抹嘴，「走吧，既然鬧開了就得去看看。」

「要我說早就該鬧了，平白受幾年磋磨，還害得臭蛋差點送命。」劉家娘子也跟著站起來拍拍衣裙，準備出去看看。

不過最早出來看的不是劉實滿兩口子，而是他們隔壁的里正家，陳明德家兩口子。

「大壯媳婦這是怎麼了？」陳明德皺眉看著抱著臭蛋，坐在地上哭嚎的乾瘦婦人。顧默默一手抱緊懷裡瘦弱的孩子，坐在地上一手捶地哭嚎，眼縫裡瞄到周圍已聚起一圈人，哭著對陳明德說：「大舅啊，我婆婆不給我和臭蛋飯吃，是想活活餓死我們啊！」

「哪有的事。」被指責的婆婆楊秋娘，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，乾乾的笑著解釋，可是不等她把話說完，坐在地上的顧默默又扯開嗓子大嚎——

「沒有？妳不許我給臭蛋夾菜！夾一筷子妳抽一筷子，可憐臭蛋這麼小就沒飯吃……不是親的就不是親的，我的那個親婆婆啊，妳快看看妳孫子要被人餓死啦……」

陳明德喝道：「別哭了。」

顧默默還在前仰後合的身子，像是被施了定身術，哭嚎也戛然而止。

「我看妳們這樣整天鬧騰也不是個事，不如分家吧。」陳明德乾脆的說。

「不能，不能分家。」楊秋娘急了，她僵硬的扯動臉頰露出凶惡的笑，對顧默默說道：「好媳婦，都是我不好，老婆子給妳賠禮了。」

話說到這裡，顧默默就知道今天的目的達不到了，就算都知道是怎麼回事，面上

也得過得去才行。

村裡人都散了，顧默默抱著臭蛋回到屋裡，一直坐在屋裡的牛承祖見了，冷冷的瞪了她一眼。

顧默默當做沒看到一樣，對於這個害死了一條人命、害得自己不得不來頂替的少年，顧默默白眼都懶得給他。

桌上的飯菜還在，顧默默看了一眼，轉身去廚房。她把大碗裡炒好的肉，撥了一些出來端到屋裡，旁若無人放在自己面前，一邊餵臭蛋自己一邊吃。

臭蛋身子太弱了，都快三歲了還不會說話，看起來就像兩歲的孩子，瘦巴巴的臉上一雙眼睛骨碌碌的顯得尤其大，而顧默默自己也是一把骨頭，因此她只吃白麵饅頭夾肉，要趕緊健康起來。

這娘倆吃得香了，另外三個人就食不下嚥的瞪著她，不過顧默默毫不在意，對於這種逮著軟的往死裡欺負的狠毒之人，做了婊子還要立牌坊的事，她敬謝不敏，實在覺得他們連真小人都不如。

吃完飯，顧默默筷子一擱，轉身就走。

顧默默的公公牛三旺看不下去了，罵道：「臭蛋他娘把碗筷收拾了，光知道吃啊妳。」

顧默默面無表情的回頭，看了看桌子上的碗筷，再看看滿眼嫌棄的牛三旺，她走過去一手抱著臭蛋，一手在桌子上一揮，「匡噹」一聲，碗筷全摔地上了。

「妳、妳、妳！」牛三旺頓時氣得渾身哆嗦。

楊秋娘趕緊過去扶住他，牛承祖握著拳頭就要撲過來。

「你動我一下試試。」顧默默靜靜的站著。

「承祖回來！」楊秋娘連忙喝止，牛承祖氣得胸脯一起一伏，楊秋娘也是氣得不行，對顧默默道：「妳不是顧默默，妳被惡鬼附身了！我要找人來給妳作法。」

顧默默冷笑，「隨妳，儘管來，我正愁沒事可鬧呢。」

顧默默抱著臭蛋回到自己屋裡，炕上的被褥都是新換的，這也是她鬧來的，以前的都不知道是少年的陳貨，晚上冷得她把臭蛋捂在胸口，顧默默就是這樣暖著臭蛋。

唉，顧默默歎了一口氣，看向懷裡軟綿綿的孩子，已經兩歲多了路還走不穩，全靠自己背著抱著。

「娘。」吃飽了的孩子軟軟的叫了一聲，真可憐這麼大了只會叫一聲娘，只是現在急也急不來，顧默默把臭蛋放在炕上，給他縫起了冬天的襖褲。

想著五天前自己還在給大一新生備課，顧默默就覺得不可思議。她的祖父是國學大師，尤其擅長工筆畫，她自小就跟隨祖父學習，自己怎麼也算是書香門第出身，如今卻坐在地上撒潑……顧默默歎了口氣，還是想辦法先分家再謀其他吧。

同一時間很遠的北境邊城，在一座兵營裡，幾個粗壯的漢子正裝扮成普通韃靼人的樣子，頭戴披肩帽，身穿光板皮袍，紮緊腰帶，腰帶上掛著彎刀，腳上穿的氈圪達。這幾個人來北境有幾年了，風吹日曬讓他們皮膚比關內的人粗糙許多，加一點顏料偽裝膚色，瞧上去一時很難看出是漢人。

「牛小旗，咱們幾個裡就數你韃子話說得地道，這次出去要是能套到有用的情報，一個總旗跑不了了。」一個低矮的漢子朱喜子，咧開白牙笑哈哈道：「到時候別忘了哥幾個。」

「沒問題，咱們兄弟誰跟誰。」牛大壯拍著胸脯大聲答道。

雖然還是秋天，北境已是滴水成冰的冷寒天氣，這一天晚上趁著夜色，幾個人包得嚴嚴實實的出了城，偽裝成尋找失散羊群的牧人，消失在漆黑的草原裡——而杏花村牛三旺家正屋這裡，此時氣氛相當凝滯。

「這日子沒法過了！」牛三旺拍著桌子吹鬍子瞪眼道。

楊秋娘也是滿肚子火，原本溫順聽話的人莫名其妙就變了個樣子。她沒好氣的說：「那怎辦，總不能分家吧？」

十二歲的牛承祖咬牙切齒道：「不行的話一塊弄死算了！」

顧默默縫了一會兒臭蛋的棉衣，發現屋裡靜悄悄的，抬頭一看，臭蛋已經側躺在炕上睡著了。她放下手裡的活計，輕手輕腳脫掉臭蛋身上的舊衣服，給他蓋好被子，看著孩子，她忍不住歎了一口氣。

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穿越，因為她是被自己的前世召喚來的，而原因就是為了這個瘦瘦小小的孩子。

在現代，她叫顧一默，那天晚上，她睡得正香，夢見一個形容枯槁的古裝女人，她對自己說：「妾身在佛前許願，願意用自己的命換回臭蛋的命，代價是將自己輪迴的所有世中，最有能力的那一世福分壽命散盡。」

顧一默醒來時還覺得莫名其妙，她當時還沒有注意到環境的不同，腦子裡驀地出現了很多畫面，是顧默默一生的記憶。

這個可憐的女人，把自己的命給了孩子，讓來生的自己放棄幸福生活，過來照顧孩子，從此現代知識分子、歷史系女博士顧一默就成了村婦顧默默。

重新拿起針線，顧默默覺得前世的自己太傻了，實實在在一個溫順賢良的女人，所以也正應了那句「人善被人欺」，活活被人欺負死了，害自己得來收拾爛攤子，別的先不說，分家勢在必行，否則只怕臭蛋甚至自己遲早又要被牛家幾口人害了。說起來臭蛋可是牛三旺的長孫，只可惜這牛三旺實在不是個東西，當初家裡弟兄多，娶不起妻子，就來杏花村做了陳家的養老女婿，養老女婿比上門女婿好點，孩子還是姓牛，可就這樣依然深深的傷害了他說不出口的自尊。

牛三旺雖然不說，可是等陳寶珠——顧默默的親婆婆懷第二胎難產過世剛剛百日，他就迫不及待的娶了原來同村青梅竹馬楊秋娘，那時候的楊秋娘是個帶著一個女兒的寡婦，進門不到八個月就生下了「早產的」牛承祖。

明明是卑劣小人，卻偏偏端出一家之主架子的牛三旺；明明是假仁假義的婊子，卻還要立牌坊的楊秋娘；覺得牛家都是自己的，把臭蛋當成眼中釘的牛承祖。顧默默想起來實在覺得噁心，嫌做養老女婿丟人，所以不待見大兒子、大孫子，你別來啊，誰還求你不成，想立牌坊妳別做婊子啊，讓顧默默和臭蛋吃飽穿暖啊。

至於牛承祖的想法更是好笑，這家雖然姓牛，可是房子、田地都是陳寶珠的，如果都按嫁妝算的話，壓根與他牛承祖沒有半點關係。

顧默默冷笑，她當然知道他們不肯分家是為了什麼，怕東西都歸臭蛋，但是這家是非分不可，否則那幾個人絕不會讓礙他們眼的臭蛋長大成人。歷史上為了權勢錢財，向自己至親動手的人太多了，上回臭蛋被害一次就夠了，顧默默絕不會重蹈覆轍。

且不說顧默默怎樣下定決心要分家，只說牛三旺聽了牛承祖的話愣住了，他驚愕的看向小兒子，「上次真的是你故意的？」

上次是在說哪回事，這屋裡的人都清楚得很。

七天前原主顧默默正在渭河邊洗衣服，牛承祖趁她不注意，把她旁邊坐在髒衣服上的臭蛋給踢到河裡，然後轉身就跑。

那時候附近沒有別人，顧默默顧不得去追牛承祖，自己趕緊跳下河去救臭蛋，幸好河邊的水很淺，她很快就抓住了孩子。

等顧默默渾身濕漉漉的，抱著同樣濕透了的臭蛋跑回牛家，楊秋娘卻擋在院子裡，慢條斯理的教訓道——

「多大的人了，洗衣服還能掉到河裡去？」

牛三旺也皺著眉頭說：「妳婆婆說妳也是為妳好，這樣的天氣妳讓孩子怎麼受得了。」

瘦弱的顧默默凍得嘴唇發紫，而懷裡的臭蛋更慘，整個臉都變成了紫色。她第一次沒有聽完公婆的教訓，衝回屋裡給臭蛋換衣裳。

給孩子換好衣裳，顧默默顧不上自己，又急匆匆跑出屋子，想去廚房給臭蛋熬點薑湯，結果又被楊秋娘擋住教訓，直到里正陳明德，也就是陳寶珠的堂哥聽到消息趕過來，楊秋娘才停下來。

楊秋娘不僅不罵了，還討好的跟陳明德說：「臭蛋他娘實在是不會帶孩子，為了寶珠姊姊和大壯，我也只能多費點心。」

這話差點沒把陳明德給噁心死，可是顧默默自己立不起來，他就是想幫忙也幫不上。

後來在陳明德的要求下，牛三旺不情不願的找了個江湖郎中來，嘟囔道：「小孩子喝點薑湯發發汗就好了，何須這麼麻煩。」

結果第二天不管是薑湯還是江湖郎中的藥都沒用，臭蛋燒得臉色通紅，口吐白沫翻白眼，村裡人看著都說不行了，原主顧默默絕望之下，抱著孩子一步一磕頭的去廟裡祈禱，一天一夜再回來的時候，臭蛋神奇的好了。

沒人知道，這是一個母親用自己的命換回了孩子的命。

也是那一天之後，顧默默在村人面前大變樣，哭鬧說是牛承祖把臭蛋踢到河裡，要霸佔臭蛋的家財，又說是繼婆婆想要凍死臭蛋，不給暖和被褥，總之一天到晚鬧不停。

楊秋娘拉住梗著脖子就要承認的牛承祖，對他使了個眼色，這才回頭說話，「臭蛋他娘自己看不好孩子，訛承祖你也信。」

牛三旺聽了就不再追究，只是心氣不平的說：「臭蛋他娘中邪了不成，好好的日子不過，整天瞎鬧。」

可不是這樣嗎？楊秋娘心裡也不舒服，就說今天為吃飯的事就鬧騰起來，以前哪有她上桌吃飯的事！連吃剩飯的資格都沒有，都是先做好他們三人的飯菜，她再給自己用高粱或者麩皮熬些粥飯。今早不過是楊秋娘看不慣顧默默只揀菜裡的肉吃，抽了一筷子，結果她就抱著臭蛋坐在大門口哭鬧。

楊秋娘心裡想了一回，走到牛三旺跟前低聲說：「我看真是邪穢上身了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牛三旺低聲驚叫，旁邊的牛承祖也嚇得一哆嗦。

「你想啊，以前臭蛋娘那性子軟得隨咱們捏，如今呢？再者臭蛋明明是不好了，現在又像是沒事人一樣，怎麼看怎麼奇怪。」

楊秋娘一點點分析，牛三旺聽著不住點頭。

「肯定是邪穢上身了，就是臭蛋也不好說是人還是鬼了。」楊秋娘說得信誓旦旦。

「娘，他們不會是專門來找我報仇的吧？」牛承祖嚇得躲進他娘的懷裡。

牛三旺覺得屋子裡忽然陰森起來，也不知道他注意到牛承祖的話沒，只聽他有些害怕的說：「不會吧。」

「怎麼不會？」楊秋娘越說越來勁，「你看看她如今那性子，再說臭蛋這兩天也蔫蔫軟軟的，不像個正常孩子。」

顧默默性子變了是真的，說臭蛋不對勁就是胡說，臭蛋向來營養跟不上，一直都是那樣子的。

牛三旺把兩隻手捏在一起，有些膽怯的說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楊秋娘心思得逞，拍了拍衣襟說：「怕啥？！沒聽過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』嗎？我回劉家莊請王仙姑來給他們驅驅邪。」

劉家莊是楊秋娘先前嫁去的地方，她跟王仙姑關係很好，對驅邪的事知道的門兒清。哼！楊秋娘心裡冷笑，不管妳是真中邪還是假中邪，老娘說妳有鬼就是有鬼！

「那咱們什麼時候去請？」牛三旺問道。

楊秋娘開始翻箱倒櫃的找衣裙，她一邊忙活一邊說：「這事趕早不趕晚，現在就去。」說完她又想起什麼，回頭看看灑了滿桌子滿地的飯菜碗碟，對牛承祖說：「承祖去把桌子地上收拾收拾。」

「我不收拾，憑啥讓我幹？讓顧默默來。」牛承祖翻了個白眼出去玩去了。他向來不叫大嫂的，都是這般連名帶姓的叫。

「這孩子還真有脾氣。」楊秋娘對著牛承祖的背影笑嗔了一句。

牛三旺也不高興的說：「這本來就不是大老爺們幹的活。」說這話的他忘了自己的大兒子不但會洗衣刷鍋，還會燒茶做飯。

「是、是、是，你們父子都是真丈夫，自然不做這些女人家的事。」

楊秋娘關上櫃門，笑吟吟的挽起袖子收拾，牛三旺則去後院套牛車。

劉家莊離杏花村不過十餘里地，趕牛車去不過小半個時辰。王仙姑其實就是個神婆，有人信有人厭惡。

「哎喲，這不是秋娘妹子嗎？聽說妳現在的日子好得很，還能想起妳老姊姊我。」

王神婆男人死了多少年了，一直帶著獨子獨門獨院的過活，聽到楊秋娘在院子裡招呼的聲響，笑著出屋迎接。

寒暄完進了正屋，楊秋娘說起自己的來意。

「我家媳婦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連著孩子都變了性子，這不就來請王姊姊去給看看嗎？」楊秋娘一邊憂心的說著，一邊遞上一串銅錢，這是規矩。

王神婆從鼻子裡哼笑出來，十里八鄉誰不知道，楊秋娘把先頭那位的兒媳婦捏扁揉圓的隨意折磨，這會兒來驅邪，大半是人家不依了，跟她對著幹呢。

不得不說人老了事情就看得明白，王神婆還真猜對了，不過這事情可不好接下，誰知道楊秋娘想要個什麼結果，所以王神婆一副沉吟的樣子，最後為難的說：「不是老姊姊不幫妳，實在是最近不宜出門。」

楊秋娘一臉瞭解的笑著說：「是有什麼不方便，不如咱們姊妹倆私下說。」

看著兩個女人手挽手去了隔壁廂房，牛三旺嘟囔了一句，「女人就是事多。」然後便安心的坐著喝茶。

到了隔壁楊秋娘二話不說，從腰裡摸出十兩銀子的銀元寶，放到王神婆面前。

王神婆嚇了一跳，「妹子，妳這是要幹麼？」

「姊姊別慌，只是請姊姊去驅邪。」

「妳……」王神婆不知說什麼好，自己這驅邪的把戲，楊秋娘哪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，這是要……

楊秋娘笑笑，「我那媳婦，中邪中得厲害，怕是要姊姊多費些力氣用棍子趕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楊秋娘笑得凶惡，「不管她是什麼邪穢，幾棍子下去就能讓她乖乖的。」

王神婆舒了一口氣，原來是教訓一頓，這倒不難，她伸手便去拿桌上的銀子。

楊秋娘卻按住她的手說：「那邪穢厲害著呢，王姊姊可要不惜力氣。」

王神婆感覺著手底的銀子，心底倒覺得這事兒不難辦，「再厲害的邪穢也能趕走，就怕你家媳婦得有些日子不能下炕。」

楊秋娘收回手笑著說：「下不了炕也沒關係，總還有我這老婆子伺候她，總比邪穢鬧得家宅不寧強。」

王神婆心裡撇嘴，也不知道那媳婦怎麼得罪妳了，要這樣教訓。

不過她猜錯了，楊秋娘不是要教訓，楊秋娘知道顧默默的身子到底怎麼樣，只要打得下不了炕，哼，還有命能活多長？

牛車轂轆轆的往杏花村返回，車上王神婆故意叮囑楊秋娘，「打起來邪穢會亂跑的，可要先關好院門，逮住人捂上嘴才好。」邊說邊瞟趕車的牛三旺一眼。

牛三旺老神在在的趕車，就像沒聽見似的，楊秋娘則積極的問道：「王姊姊放心，咱們三個人還收拾不了一個人嗎？」

第二章 性子轉變有理

臭蛋睡了一覺醒來，看見顧默默還在做手裡的針線活，乖乖的躺著沒動，軟軟的叫了一聲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停下手裡的活計，也幸虧她有前世的所有記憶，因此做什麼都很順手。她

輕快地幫臭蛋穿好衣裳，給他餵了點水喝，接著抱他出去解手。弄完這些顧默默回到西廂房，把臭蛋放在炕上開始疊被子，收拾東西。

按理顧默默是長媳要住在東廂的，可是婚後不久就被楊秋娘說了，和牛承祖換了屋子，住到西廂。顧默默邊忙活邊搖頭，這原主真是太好說話了，才被楊秋娘肆無忌憚的欺負。

明明杏花村裡的人一半多都姓陳，和陳寶珠或近或遠都是親戚，偏偏原主不知找人依靠，別的不說，住在自家東邊不遠的九外爺和陳寶珠父親是一個爺爺的堂兄弟，斜對門的里正陳明德和陳寶珠更親，他們倆是同個爺爺，陳寶珠的爹是老大，陳明德的爹是老三，這些人不好好當靠山傍著多可惜。

顧默默收拾好，抱著臭蛋出門，先去了九外爺家。

「九外爺，九外婆在家不？」顧默默站在院門口揚聲問道。

「大壯媳婦來了。」屋裡出來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。

這婦人高個兒、身體偏瘦，上穿著駝黃色斜襟夾襖，裙子是靛藍色，看起來特別精神，一頭黑髮不見白的，整整齊齊的盤緊，拿布巾裹了。

她打起簾子笑呵呵的說：「快帶臭蛋進來。」

顧默默知道這就是九外婆了，一個特別爽利的婦人。她抱著臭蛋笑著屈膝行禮，道：「臭蛋醒了，我帶他出來轉轉，多見見人興許能早點學會說話。」

「妳早就該這麼想了。」九外婆高興得很，她的性子是非分明，早就看不慣楊秋娘一面要臉皮一面卻專做不要臉的事，更何況顧默默和臭蛋才是和她有親。

顧默默跟著九外婆進了屋子，發現九外爺也在，他正坐在炕下的小板凳上，編著密實的蒲草鞋。顧默默一看就知道，這是給冬天準備的。

「九外爺萬福。」顧默默抱著臭蛋屈膝。

「起來吧，就妳講究這些。」九外爺沒抬頭，繼續忙著手裡的活計，「這兩天我有功夫，給妳和臭蛋一人打了一雙草鞋，待會兒回去記得帶上。」

「嗯。」顧默默笑著應道，沒說謝謝，說了也只會惹九外爺不高興，覺得見外。自從九外爺有年發現原主鞋爛了沒得換，先是九外婆給了幾雙舊鞋，然後每逢換季，九外爺都會幫她打一、兩雙鞋，這幾年原主都不知道穿了九外爺多少雙鞋了。雖然不說謝謝，但是這份恩情顧默默牢牢地替原主也替自己記在心裡。

九外婆喜孜孜的端了一個粗瓷茶碗過來說：「妳月娥姨中秋節來看我和妳九外爺，帶了些乾棗，九外婆拿紅糖泡了，妳和臭蛋喝喝看。」

九外婆口中的月娥是她的大女兒，已經嫁人了，有一個五歲的兒子，臭蛋沒少穿人家的舊衣服。

「嗯。」顧默默笑著點頭。

「就要這樣才對，」九外婆笑著說：「等會兒我去給你們娘倆拿點吃的出來。」

「不用了，九外婆我在家吃飽了的。」顧默默心裡真的為這村人的淳樸感動。原主從前坐月子時，吃的幾次紅糖雞蛋都是九外婆端過去的，九外婆平常也會煮個雞蛋塞給原主和臭蛋補補。「我現在想通了，他們再苛刻我，我就豁出去臉皮跟他們鬧，看誰到底不要臉。」

「早就該這樣了。」九外婆高興地說，說完又覺得有些奇怪，「以前我勸妳多少回，妳都不聽，這回怎麼想通了？」

顧默默苦笑著摸摸臭蛋細瘦的小手說道：「以前我總想著家醜不可外揚，再者家和才能萬事興，誰知道這次……」

見她沉默下來，九外婆摸了摸她懷裡臭蛋小小的身體，道：「這次害苦了臭蛋了。」這樣小的孩子細細瘦瘦一點點，渾身燒得通紅的口吐白沫翻白眼，可憐呀。

「我不知道誰教的，牛承祖竟一腳把臭蛋踢到河裡，我好不容易抱著孩子回家，誰知道……」誰知道那兩口子，居然有意無意的拖時間想把人凍死。

「哼！他們兩個爛心腸的，是看大壯一去幾年沒有音信，起了歹毒的心思。」九外婆憤恨的說道。

顧默默看著趴在自己懷裡，安安靜靜的臭蛋，無奈的說：「我原想著，不管怎樣臭蛋總是公公的親孫子。」

「哼，人要是壞了心腸，還管什麼孫子，親兒子也……」也能不肯出銀子讓他去送死，不過這話沒說完被九外爺打斷了。

「好了，大壯是去守國門，有什麼不對？一個不去兩個不去的，誰來保大治的江山？」

這個話題不好再說了，因為前幾年朝廷徵兵去打韃子，九外爺原想讓自己的兒子陳明信跟牛大壯一起去的，結果九外婆以陳明信是獨子為由給攔了，當時九外婆還想讓牛三旺出銀子，免了牛大壯的徵召來著，誰知牛三旺怎麼說都不肯。

顧默默看著氣氛不大好，笑著緩和說：「反正上次要不是菩薩保佑，臭蛋就沒命了。我想通了，誰不讓我們娘倆活下去，我就跟誰拚了。」

九外婆不住地點頭，「早該這樣了。」

顧默默摸了下茶碗不燙了，端起來給臭蛋餵了一口，臭蛋喝過之後眼睛亮了，他抬起細細的胳膊，把茶碗推向顧默默，軟軟的喊，「娘——」

「瞧我們臭蛋還不會說話，就知道孝順自己的娘。」九外婆笑呵呵的看著他們母子倆道。

九外爺也說：「百善孝為先，這孩子妳要好好養著。」

記憶是人格的一部分，也許是原主留下的記憶太完整，總之穿越來的顧一默打心眼裡可憐這個自小就沒吃好的孩子，十分心疼，不過這會兒該煽情還是要煽情的。

顧默默抿唇有些羞澀的笑道：「這是大壯的骨血，我自然會用心的。」畢竟人家同情她，是因為她確實值得同情，但更重要的是人家和牛大壯的血緣關係。

她說完淺淺的喝了一口被臭蛋推到自己嘴邊的糖水，再端回臭蛋嘴邊餵他喝。

九外婆笑著說：「這個常喝對大人孩子都好，一會兒九外婆給你們包點帶回去。」

顧默默笑著應了，又說道：「我今天過來，主要是有些擔心，我現在撕破臉跟他們較勁，就怕他們……」

「怕什麼，我這把老骨頭，怎麼說也是牛三旺的長輩，只要不是妳做的事出格了，有什麼事妳就來找九外爺。」

顧默默笑著應了。她今天過來主要有兩個目的，一是跟人解釋自己性子變了的原

因，二就是來找外援的，所謂人為財死、鳥為食亡，她不覺得她那便宜婆婆會善罷甘休。

搞定了九外爺家，還有斜對門的陳明德家，因此顧默默帶著九外婆給的東西放回自己屋裡後，便抱著臭蛋去了陳明德家。

陳明德家院門大開，他正在灶房外的牆根下磨鐮刀，一手緊握刀把，一手摠著刀頭，肩背一起一伏，「霍嗤、霍嗤」的刀刃就重新發亮起來。

「大舅忙著吶。」顧默默抱著臭蛋，進了院子後笑著打招呼道。

陳明德停下手裡的活計，抬頭笑著說：「妳先帶著臭蛋進屋，妳大舅母在屋裡呢。」話音未落，正屋的門簾便掀了起來，走出一個年約三十五六，白淨微胖的婦人，穿著豆綠色鑲深黃領夾襦，下著秋香色布裙，頭上用一塊青綠色的細絹攏成包髻，插了兩支小小的紅絹花。這面容柔和的婦人，便是陳明德的妻子張臘梅，為人很是親善淳厚，就見她笑著迎過來——

「臭蛋給我抱抱，妳歇會兒手。」

因為她隔三差五總會避著人給顧默默塞點饅頭煮雞蛋之類的，臭蛋對她很熟，見了她露出一個小小的笑容，也不拒絕的任她抱在懷裡。

兩個大人一個孩子進了正屋，還沒坐下張臘梅就關切的開口道：「廚房裡還有點饅頭醬菜，妳別嫌棄，大舅母給妳端來。」

顧默默微愣了一下，自己吃不飽這事真是……不過說起來，要是沒有大舅母不間斷的接濟，臭蛋只怕看起來更可憐，最起碼臭蛋瘦歸瘦，四肢健全也沒有大病症，這都多虧了眼前的婦人。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如今我每頓都能和孩子吃飽，不給吃我就丟了臉皮鬧騰。」

「唉。」張臘梅抱著臭蛋歎了口氣，原本多漂亮溫順的人，硬生生給欺負得瘦得沒二兩肉。

顧默默笑著安慰她，「大舅母不用為外甥媳婦難過，原是想著怎麼樣也是一家人，忍一忍他們興許就能看到外甥媳婦的好了。不過經過臭蛋的事，我不忍了，再忍下去大壯這滴骨血就要被他們害了。」

「妳能明白就好。」門簾一掀，陳明德走了進來，「一起子不知足的東西！原本我看他們折磨妳，主張分家，家產一家一半，結果妳也是沒腦子，竟然被他們說動了不願意。」

顧默默低下頭，原主也很無奈，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，長成溫順的性子也沒辦法。

「如今妳想分家了，只怕一家一半，那兩個東西也不願意。」陳明德放下挽起的袖子，坐到椅子上皺眉。

顧默默冷笑，他們把原主都逼死了，還想能落得多少好處？！「我要比一半更多，不給我就鬧得他們過不成日子。」

「妳這性子也變得太厲害了。」張臘梅咋舌道。

「妳知道什麼，不是菩薩顯靈，臭蛋小命就沒了，換成妳妳還能有好性子？」陳明德反問。

張臘梅想想要是有人要害自家大滿的命……她打了一個哆嗦，那她鐵定恨死對方

了。

顧默默微笑。很好，看起來大家都接受自己的改變，也是，不管誰，面對一次自己孩子的生死，再好的性子都得改。

「外甥媳婦就是怕他們會想出法子再折騰我。」

陳明德擺擺手，「他們做得出格了，妳只管來找大舅。」

在陳明德家裡待了一會兒，顧默默便回去了。

剛到家不久，聽見院門一陣響動，原來牛三旺趕著牛車回來了。

顧默默抱著臭蛋出來一看，還多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。這婦人原主的記憶裡也有，是楊秋娘的好姊妹——王神婆。

牛三旺轉身闖上院門，楊秋娘笑吟吟的，邊走近顧默默邊說：「上次臭蛋受驚了，我請了王仙姑來給他收收魂。」只要能近顧默默的身，楊秋娘相信自己能壓制住她。

顧默默一手抱緊臭蛋，一手把他的頭按進自己懷裡，吸了一口氣，大喊道——

「救——命——啊——殺——人——了！」一道嘹亮高亢的聲音直破雲霄。

院子裡的幾個人都愣住了，看著顧默默喊完後，吸了一口氣，扯直脖子接著喊，「啊——啊——」

楊秋娘先反應過來，快步跑來想要捂住顧默默的嘴。

顧默默哪裡會給她機會，她的聲音戛然而止，不過在不知情的外人聽來，好像是被人捂住了嘴不能發出聲音。

不等楊秋娘近身，顧默默閃到一旁，一手抱緊臭蛋，一手從牆根下撿了一根柄有手腕粗的鐵鍬。

楊秋娘嚇得停下腳步，有些驚疑的看著顧默默。

牛三旺和王神婆終於反應過來，兩個人挪動腿腳，也過來要抓顧默默。

顧默默一手抱緊臭蛋，一手拽著鐵鍬閃躲。

不過片刻，牛三旺家的大門被人用力拍得「砰砰」響。

「開門！開門！大壯媳婦怎麼啦？」第一個敲響門的是九外爺家的小舅陳明信。

接著是九外爺憤怒的聲音，「牛三旺，你給我開門！」

還有九外婆焦急的聲音，「大壯媳婦，妳人好不好？給九外婆應個聲。」

門外傳來好些人跑來的腳步聲，和著些雜七雜八焦慮擔憂的問話聲。

這中間唯有陳明德的聲音冷靜沉著，「都讓開，我來拿鋤頭把門砸了。」

話音落了不久，就聽見「砰」一聲，院門被震得直晃動，然後又是「砰」的一聲。

牛三旺和王神婆嚇住了，跟著震動一起打哆嗦。他們事情本來都想得好好的，怎麼會忽然被人圍住砸門？他們實在有些反應不過來。

楊秋娘眼珠子急轉了幾圈，定下神後笑著應道：「別砸了，我這就來開門，沒什麼事。」說著就去開了門。

顧默默反應神速，她把鐵鍬快速換到抱臭蛋的那隻手上，騰出手來就扯亂自己的

頭髮，扯開點衣領。

眼看楊秋娘就要走到門口，她再把鐵鍬換手，舉起去打王神婆。

王神婆下意識的抓住鐵鍬，顧默默使勁往回拽，作勢要再打，王神婆趕緊兩手一起抓緊。

顧默默一手抱著臭蛋，一隻手自然比不上人家兩隻手的力氣，更何況顧默默的身子是真的弱，就算用上兩隻手也會落敗，但是她本意就不是要打人，她瞥了一眼，看見背對著神婆的楊秋娘拉開了院門，她頓時輕輕的鬆手，捂住臭蛋的耳朵，自己嚎哭了起來——

「你們這是合起夥來要打死我啊……」

院門剛開，陳明德就一把推開楊秋娘，大步流星的走了進來，後邊還跟著陳明信、九外爺、劉實滿等一群人，大家看到的就是牛三旺和王神婆圍著瘦弱的顧默默，王神婆還雙手抓著鐵鍬，而顧默默不但頭髮亂了，衣領也被扯得有點亂，瘦瘦弱弱的站在中間，抱緊臭蛋邊哭邊打顫。

陳明德怒火中燒，一把奪過鐵鍬，一腳踹倒王神婆，怒道：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楊秋娘連忙扶起王神婆，乾笑著說：「前些日子臭蛋不是受驚了，我請了王仙姑來給臭蛋收收魂。」

「妳剛才明明不是這麼說的。」顧默默哭嚎，沒辦法，沒有能隨時流淚的技能，只能乾嚎。「妳剛才抓住我，在我耳邊說要讓神婆打殘我，別人問起來就說是給我驅邪……」

陳明德被顧默默的大嗓子吵得頭疼，「不許嚎了。」

顧默默立馬收聲，乾嚎也費嗓子呢，她放開捂住臭蛋耳朵的手，默默的站著。

楊秋娘驚疑不定的看著顧默默，她怎麼知道自己的算盤，難不成真的是邪穢上身了？

其實顧默默一個學歷史的，正經史書、稗官野史上什麼樣的手段沒見過，想謀財害命手段還得使得光明正大，借鬼神是最容易的。

楊秋娘扯出一個僵硬的笑容說道：「我什麼時候說過那樣的話，真的是來給臭蛋收魂的。」

王神婆剛才被踹得有點懵，這會兒也反應過來的連忙說：「妳婆婆來找我的時候，就說是要給她孫子收魂，妳可別亂說。」

「給臭蛋收魂？妳當大家是瞎子，妳拿著鐵鍬給臭蛋收魂？明明是我公公遞的鐵鍬，我婆婆抓住我捂住我的嘴，讓妳下狠手教訓我。」

周圍的人都鄙夷的看著王神婆，王神婆這才明白，剛才自己中了顧默默的招。

一旁的楊秋娘驚愕的瞪大眼睛，看著顧默默胡說，反應不過來。

倒是牛三旺這會兒才從自家被砸門的驚嚇中反應過來，氣得臉都紅了，「臭蛋他娘妳胡說什麼呢？明明是妳拿鐵鍬要打王神婆，人家才奪過去的，再說妳婆婆什麼時候抓到妳了，還捂住妳的嘴？」

顧默默低下頭整了整衣領，牛三旺才注意到她被扯亂的頭髮。

他驚訝的張大嘴，「明明是妳自己扯亂的！」

王神婆在一旁點頭，她想著自己還有牛三旺兩口子作證，因此挺起胸說：「我們一進來，妳就大喊大叫，發瘋似的又是拿鐵鍬打我，又是扯自己的頭髮。」說到這裡王神婆心裡一激靈，難不成真的中邪了？

牛三旺也直點頭，「就是，誰知道妳發什麼瘋呢？」

楊秋娘心裡也和王神婆想到一處去了，難道真的鬼上身了？所以怕神婆就亂發瘋！

她不禁手指著顧默默，哆哆嗦嗦的說：「妳不是顧默默，妳是鬼！」

這三個人這次倒是一起反應過來，連忙躲到人後，「妳、妳、妳別過來……」

這些古人也太迷信，顧默默也是無語了。

她抱著臭蛋苦笑，「公公婆婆要這樣汗巖我，兒媳也沒法子，只能一起去府衙，請知府大人來斷一斷，想來任何鬼魅都不敢進府衙，剛好也請青天大老爺斷一斷，我這繼婆婆合著神婆要謀害繼子兒媳，該當何罪？」

村裡人都覺得顧默默是因為臭蛋的事情被逼得忍無可忍變了性子，因此沒人懷疑過，他們只相信自己聽到的——顧默默戛然而止的聲音，明明是被人捂住嘴了；他們看到的，顧默默被扯亂的頭髮，還有衣領，所以這三人還好意思說沒抓人不想對人家怎麼樣？他們進來時可看清楚王神婆雙手抓著鐵鍬呢。

陳明德輕蔑的從鼻子冷哼一聲說：「也行，既然你們都說大壯媳婦中邪了，咱們就去府衙辨一辨，看到底是她中邪了，還是你們沒安好心。」

楊秋娘先反應過來，敢去有官威鎮著的官衙，肯定沒中邪，所有邪穢皆不敢去官府的。她現在肯定，自己著了顧默默的道，沒想到一向柔順的人硬起來會有這樣的心計。

她眼珠子左右亂轉了一會兒，站出來順著顧默默的說詞，皮笑肉不笑的賠禮，「原是我這老婆子的不是，看著兒媳婦性情大變，怕她是中邪，這才請王仙姑來，一來是給臭蛋收收魂，二來萬一兒媳婦真中邪，就讓王仙姑給嚇嚇，結果她見了王仙姑拿著鐵鍬就直叫，我只好抓住她捂她的嘴，是怕驚動了各位鄉鄰，誰知道……」

「妳胡說什麼呢？」牛三旺瞪她。

陳明德冷笑著對牛三旺說：「我也覺得她胡說呢，我看咱們現在就去府衙，讓青天老爺來斷一斷。」

牛三旺這才明白，妻子認下兒媳婦的話是為什麼，不認就是有一方亂說，就得被陳明德壓著去府衙，想想去了府衙搞不好是他們自己要吃罪，因為誰知道楊秋娘到底和王神婆說了什麼話。

牛三旺咬咬牙不再吭聲了，見村裡人都用白眼看他，把他氣得不行，就因為人人都瞧不起自己這個養老女婿，他才不待見牛大壯和臭蛋，那就是自己的恥辱——他也不想自己當初娶不起媳婦兒，好不容易有老婆樂顛顛答應的時候。

陳明德雙手負在背後說：「你們這樣鬧騰，攪和得一村子都不安生，我看分家吧。」

「不行！」牛三旺瞪大眼睛，「我看攪和得大夥都不安生的，就是這婦人。」牛三旺指了指顧默默，狠狠的說：「我要替牛家清理門戶，休了這賤人！」

楊秋娘也惡向膽邊生，揚聲道：「說休了妳是抬舉妳了，妳不過是我家買來的一個奴婢，惹得我不高興今天就賣了妳！」

陳明德一怔，看向臉色猙獰的楊秋娘，他怎麼也沒想到楊秋娘會說出這種話。當初牛大壯年滿十六歲，按理就算沒訂親也該在相看了，可是好人家的不願意家裡有繼婆婆，歪瓜裂棗的自己和大壯又看不上，親事就給耽誤了。

後來朝廷突然徵兵，牛大壯一心要去，他想要在沙場上拚個前程，才不枉費來一趟人世。

那會兒牛大壯要走陳明德苦留不住，就逼著他成了親再走。牛大壯也怕自己一去不回，讓陳家的祖業都落在外人手上，於是同意了。

牛大壯原意是娶個厲害點的才能震住他那個後娘，都相看好了，是隔壁村的姑娘，誰知道牛三旺兩口子拖拖拉拉的，最後給攪和得砸了。

從徵兵到發兵中間給了一個半月，拖得沒時間了，陳明德恨得不行，最後一發狠，說娶不上媳婦，認罰也不許牛大壯去。

沒想到牛三旺兩口子就鬼鬼祟祟的去寶雞府，買了顧默默回來。當時顧默默一進村，村裡的人都驚呆了，長得那叫一個漂亮，皮膚白得像雪似的，眼睛水汪汪的，見人就微微屈膝抿嘴輕笑，那時候楊秋娘到處宣揚，自己是多麼疼愛長子，給他找了個這麼天仙似的媳婦兒。

可是牛大壯並不滿意，漂亮是漂亮，那性子一看就溫順得很，只是時間來不及了，楊秋娘也一再保證，絕對拿媳婦當親閨女看待，無可奈何只好成了親。

結果這女人現在卻說不過是拿顧默默當奴婢？！陳明德怒了，說話是放屁哩！

不過不等陳明德怒火發出來，顧默默冷笑著道：「婆婆大概是忘了，當初買我的時候怎麼說的了，再說我是良籍，成婚時又有三書在手，妳如今說我不過是個奴婢，可以隨意買賣……」她嘴角的冷笑越來越大，「婆婆是把律法當兒戲？良籍被妳上下唇瓣兒一碰就變成奴籍了？」

牛三旺見不得顧默默囂張，他煩躁的一揮手道：「管妳良籍奴籍，妳這樣的我們老牛家伺候不起，滾！」

陳明德一把抓住牛三旺的衣領，把他拎起來說道：「你叫誰滾？我看你滾還差不多！」

顧默默看著被陳明德拽起來就蔫了的牛三旺，心裡覺得好笑。牛三旺大概是關起門充老大充慣了，忘了他是到別人家的養老女婿。

「大舅子……鬆……手，有話好說。」牛三旺被拽起來，不由得膽寒服軟。

「好說個屁！牛三旺你能耐了啊，我們老陳家人還沒死絕呢，輪不到你來折騰寶珠的兒媳、孫子。」九外爺看著牛三旺窩囊的樣子就來氣，當初大哥怎麼就給寶珠選了個這樣窩囊沒擔當的？

圍著的村人都紛紛指責牛三旺兩口子，畢竟他們平日行事太過了，以前顧默默自己要忍，大夥沒法子，現在顧默默鬧開了，自然要為她討個公道。

「牛三旺，做人要講良心，大壯媳婦做了什麼，你要休了她？」

「人在做天在看，牛三旺你真不怕將來見了寶珠姊沒法交代？」

「哼！寶珠姑姑在地下等你們兩口子呢。」

楊秋娘被人指點著，低下頭眼珠子直轉圈，事到如今該怎麼收場？

顧默默看場面很熱鬧，抱緊臭蛋，一手捂著他的耳朵，跪到陳明德面前哭訴道：

「大舅，你和鄉親們也看到了，公公一個不稱心就讓我滾，婆婆只拿我當奴婢，這日子過不下去了……」

陳明德聽到顧默默哭嚎就頭疼，他扔掉牛三旺的衣領，把牛三旺扔得一個趔趄，回頭皺眉道：「別嚎了，有什麼事好好說，大舅給妳做主。」

顧默默明智的止住乾嚎，誰叫她覺得撒潑不乾嚎就少了點什麼。「既然公婆這樣不待見我，還是分家吧。」

楊秋娘還沒來得及說話，人群外就傳來牛承祖的叫囂聲——

「分就分，妳當誰樂意整天看見妳！」

第三章 折騰到你們怕

聽說家裡出了事，在外頭玩的牛承祖就跑回來了，不過他一直待在外邊沒進來。院子裡的人聽見他嚷嚷這麼一句都安靜下來，其實大家都知道陳明德想給臭蛋分家的事，今天鬧到這一步，應該差不多能成了吧？！

牛三旺和楊秋娘彼此看了一眼，沒有說話，他們想聽聽這家是怎麼分，顧默默實在讓他們受夠了，更何況看今天顧默默的行事，也知道不好對付，不如真分了算。陳明德清清嗓子說：「大伯留下了六十四畝地，一院七間大瓦房，按理這些都該是臭蛋的……」

「胡說，這明明都是我爹的！」牛承祖聞言頓時就急了。

大夥兒聽到牛承祖的話都哈哈笑了，「你爹的？這都是陳家的，按理都該是大壯的，你爹有本事自己去掙啊。」

牛三旺一下子臊紅了臉，他沒什麼本事，又吃不了苦，在陳家二十多年沒有多置下一畝地一間房，家裡現在的牛和牛車倒是他置辦的，但是陳家原本就有這些，只不過是老了舊了他換成新的而已。

楊秋娘不管窘迫的牛三旺，也不管村人們的恥笑，只聽陳明德的話頭就知道分不了多少東西，她拿定主意，悄悄在自己腿上扭了一把，拉出帕子捂臉哭道：「這事到底是怎麼說的，我好心好意請了王仙姑來給臭蛋收魂，順帶看看為啥大兒媳性情大變，怎麼就鬧到要分家了……」

不得不說楊秋娘說哭就哭的本事比顧默默的乾嚎強了許多，最起碼人家真的有淚，音調也婉轉好聽些。

牛三旺經過剛才被人這麼一譏諷，終於認清了自己的地位。這會兒他垂著頭，蹲在地上不說話了，等楊秋娘救場子。

「就是說啊！」王神婆也給自己好姊妹搭腔，「承祖他娘多好的一個人，大壯不在就一心替他看好妻兒，分家了怎麼讓她安心？」

「好人？」顧默默心裡好笑，她反問道：「妳看看她穿的是什麼，我穿的是什麼。」王神婆一滯，顧默默身上穿的是有補丁的舊衣裳，如今村裡也很少有人穿了。

「哎呀，兒媳婦妳這樣說我得多難過，大壯不在，妳打扮得花枝招展給誰看？我

這也是為了大壯和妳好。」楊秋娘邊說邊哭，好似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。

九外婆指著她問：「那臭蛋呢？妳給他做過一件新衣裳沒？」

楊秋娘依舊用帕子捂著臉哭，「穿百家衣才能長命百歲，一生富貴，可憐我這好心都被當成驢肝肺。」

顧默默心裡玩味楊秋娘的話，照這樣說，不給吃的就是為了讓臭蛋吃百家飯嘍。陳明德懶得跟楊秋娘廢話，直接說：「別講那些有的沒的，大夥的眼睛不是瞎的。趁著今天人都在，我做主給你們把家分了。」

「就是、就是。」村人們紛紛附和。

楊秋娘一看情況不利自己，乾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「我那先去的寶珠姊姊啊~大壯不在，我費心費力的替他照顧妻小，就是我年紀小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也讓我改啊，這一言不合就要分家，讓我老婆子還有什麼臉面活著……」

遇到這樣不要臉的，讓村人們面面相覷。

「兒媳啊，真分了家妳一個人帶著臭蛋，難免會有風言風語，婆婆都是為了妳好。剛才婆婆一時糊塗說錯了話，婆婆這就給妳賠不是。」楊秋娘哭完就要爬起來給顧默默賠禮。

顧默默心裡冷笑，從前陳明德要給他們分家，楊秋娘就是這番說詞，讓原主改了主意。

不過不管怎樣，楊秋娘如今肯拉下臉給兒媳婦賠禮，這家就分不成了，再鬧就是顧默默和陳明德沒理。

見大舅氣得眼睛都瞪圓了，顧默默道：「婆婆賠禮，兒媳婦可不敢接，不過收魂什麼的……」她是絕不會讓王神婆折騰臭蛋的。

楊秋娘一見事情有轉機，連忙擦乾眼淚說道：「我原也是好意，媳婦覺得不用就不用了。」說完轉身對牛三旺說：「他爹，你趕著牛車送送王仙姑。」

牛車還沒有卸，牛三旺站起來去調轉牛頭。

「我們家的事讓大家費心了，現在都快過了午飯時間，要不我現在去做，大家留下待會兒一起吃頓便飯。」楊秋娘笑著對院子裡的人說，其實就是在趕人。

大夥兒一看沒戲了，左右瞅瞅那就散吧。

九外爺「哼」了一聲，雙手負後地先走了。

陳明德冷著臉說道：「大壯媳婦妳跟我來。」

不一會兒，院子裡只剩下牛三旺兩口子和王神婆，楊秋娘攔住把牛車往外趕的牛三旺，要留王神婆吃午飯。

她苦笑道：「老姊姊，今天帶累妳了。」

王神婆這會兒才有空拍拍衣裙上的塵土，她被陳明德踹得不輕。「不是老姊姊說，妳那兒媳婦可真是好心計，怎麼也不像是能被人隨意拿捏的。」

楊秋娘一邊洗菜一邊道：「這幾年她一向聽話，我都忘了她原是有些來歷的。」

「哦，什麼來歷？」王神婆鬼祟的靠近楊秋娘，一臉好奇。

當年楊秋娘看不給牛大壯成親不行，就和牛三旺商量去買一個好拿捏的回來，他們想得很好，有賣身契在手，將來牛大壯走了，所謂的媳婦還不是掌握在他們手

心裡。

結果牙婆聽說他們是買媳婦，就笑吟吟的請了顧默默出來。顧默默和別的姑娘不一樣，不是由著牙婆賣，而是得讓顧默默自己挑選人家，據說是大戶人家出來的，因為八字和家裡新出生的小主子相沖，主子才不得不讓她來了牙婆這裡，但是去哪裡得由顧默默說了算。

「呀！」王神婆感歎，「大戶人家水深著呢，她能這樣得主子寵愛，可見心思多著吶。」

楊秋娘恨恨說道：「當初也不是非她不可，不過一屋子的姑娘就她看起來最好拿捏。」她沒說的是，顧默默的身價銀子很少很少，少到都不及顧默默身上的首飾，而且她還打算，這樣漂亮的，將來再賣也值錢得很。

「這樣的可不好對付，妳打算以後怎麼辦？」王神婆問道。

「哼！好歹處了幾年，也就是這回臭蛋讓她發狠了，放心，我有得是辦法收拾她。」楊秋娘想著等過了這陣子，再想法子一點點收拾她。

王神婆不懷好意的笑了，「陳家人護著顧氏，不過是因為妳那孫子，要是讓妳那兒媳流出什麼不檢點的風聲來……甚至說臭蛋可能不是牛大壯的……」

楊秋娘聽了眼睛一亮，這主意好，不過她低頭尋思了一會，搖頭說：「不行，臭蛋他娘平日裡很少說話，更別提和哪個男子多言多語了。」

王神婆知道楊秋娘的意思了，沒有合適的「姦夫」，這倒是個麻煩……王神婆想了想，眼睛一下一下的往外斜瞄著說：「這不是有個現成的？」

「誰？」楊秋娘驚訝的問，然後想到了什麼臉色一黑，拍開湊到自己旁邊的王神婆，「虧老姊姊想得出來，怎麼能拿承祖他爹填坑，妹妹這日子還過不過了？」王神婆翻了個白眼說道：「想哪兒去了？姊姊說的是對門的陳明德。妹妹妳看陳明德一句話，妳那兒媳婦就跟著去了，再說他三番兩次想要你們分家，為的是什麼……」

王神婆言下之意就是，陳明德這麼上心就是為了和「淫婦」謀奪家財，聽起來多合理。

楊秋娘愣住了，直直的看向王神婆，只見她老臉放光，一臉得意。

楊秋娘愣了一會才回過神，她稍微想了一下便搖頭否決，「不行，捉賊捉贓，捉姦捉雙，要傳陳明德和臭蛋他娘的流言可不一般，沒有真憑實據到時候認真追究起來……」

王神婆撇嘴斜睨了楊秋娘一眼，有些瞧不上她有心沒膽，不過為了十兩銀子，王神婆又開始琢磨，她想了一圈，突然笑起來，「這事還真不用那麼麻煩。」

楊秋娘疑惑的看向又得意洋洋的王神婆。

「他們想分家最有力的地方不就是有臭蛋嘛！只要神不知鬼不覺的……」王神婆斜著一邊嘴角，在顴骨擠出一個肉疙瘩，嘴裡露出黃牙，雙手比了一個使勁掐脖子的動作。

要王神婆以驅邪名義，打死顧默默她是絕對不會幹的，人命牽扯到自己身上可不好，但是給人出主意，她就不在乎了，真有什麼事她大可推個乾淨，再說她也不

相信楊秋娘能蠢得留下把柄。

「怎麼神不知鬼不覺？」楊秋娘側著身子靠近被灶火映得臉上紅一塊黑一塊的王神婆，壓低聲音問道。

王神婆得意的低語，「妳那孫子身體那麼虛，只要讓他神不知鬼不覺的吃下巴豆……」

楊秋娘轉著眼珠子慢慢點頭，臭蛋確實身子很弱，要是狠狠地拉上幾次肚子……楊秋娘慢慢的冷笑起來。

王神婆尋思著怎麼做到人不知鬼不覺，她琢磨了會兒說：「不如妳把巴豆磨成粉，做成糕點給他吃。」

「太明顯了，怕被人發現。」楊秋娘搖頭，她想了下，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咬咬牙道：「我看就下在肉裡，到時候我們少吃點，讓他們吃去。」越想她越覺得這主意好，「量也不必太大，那娘倆身子都虛著呢，禁不起幾次。反正他們常年少食葷腥，吃多了拉肚子誰也不能說什麼。」

楊秋娘的打算很好，自己三口人也跟著吃了，不過底子好又少吃點，斷不會有什麼危險，不過她盤算得再好，也抵不過顧默默的一頓蠻橫。

陳明德家裡，張臘梅在灶房做飯，正屋裡陳明德正在和顧默默說話。

「那兩個東西欺人太甚，一味的想要霸佔我陳家產業。」怒氣沖沖的陳明德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茶碗「匡噹」響。

顧默默沒說話，一手抱著臭蛋，一手輕拍著他。要對付牛三旺兩口子，對她來說太簡單，就看他們怕鬼的樣子，一個院裡住著弄點燐火裝神弄鬼太容易，或者找個算命的說臭蛋老是身子這麼弱，是他們三個剋的，這樣便能分家。

辦法多得很，不過顧默默懶得費心思動手段，對這種把原主欺負死的人，她就一個辦法——折騰，折騰到他們怕了她算完。

說實話以顧默默的本事，家裡那點子田產她是真沒放在眼裡，揪著不放就是為了讓牛三旺一家子難受。敢欺負我，哪怕是前世，我也不會饒了你！這就是顧默默的真心話。

因此她聽陳明德的話沒說什麼，總不能說「大舅你放心，看我怎麼收拾他們」。

顧默默可是一直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。

陳明德平復了一下心情，看著低頭沉默的外甥媳婦，歎口氣說道：「要不就一家一半吧，錢財總是身外之物，再讓他們折騰下去，大舅怕臭蛋受不了。」

顧默默抬起頭說道：「大舅說得對，錢財終究是身外之物，臭蛋是婆婆和大壯的骨血，自然最重要，但那是陳家祖祖輩輩的田地……」她的聲音裡有了痛惜不捨，低下頭去。

陳明德又歎口氣，他大伯也就是陳寶珠的父親，是長房長子，分家的時候分的是陳家最好的良田，全部都是靠河不遠不近的水澆田，旱澇保收，那是有錢也買不到的好地。

顧默默看到陳明德不捨的樣子，又加了一把勁，她「羞澀」的小聲卻清晰的說：「臭蛋三歲就能上族譜了，外甥媳婦想讓他入陳家的族譜，姓陳。」

陳明德驚愕的抬起頭，瞪大眼睛盯著顧默默。

「公公本來就是養老女婿，本該第二個兒子姓陳……」顧默默頓了一下，「如今就算讓相公一肩挑兩房也說得通，先讓臭蛋姓陳，將來等相公回來……」

她低頭說不下去了，心裡卻仔細的回想了下牛大壯的樣子，發現原主竟然一直是低頭對人，竟然沒有仔細看過牛大壯的長相，印象裡只有在炕上時，他像座大山一樣壓下來，一起一伏間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強勁有力。

不過這個牛大壯辦事倒挺可靠的，當初是他堅持給原主改良籍，做全了三書六禮，雖然是五天時間就搞定，簡陋得不得了，卻讓原主成為了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有了身分很多事都好辦，最起碼誰也別想拿她的身分說事，她也可以帶著臭蛋單獨定居。從這點來說，顧默默還挺佩服牛大壯的，不過十六歲就很瞭解自己的處境，並且能爭取到最大的利益。

陳明德終於回過神來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，「大壯媳婦，妳說的是真的，真的讓臭蛋繼承陳家的姓？」

大伯、大伯娘，你們聽到了嗎？以後你們就有燒紙掃墳的後人了。陳明德的眼睛通紅濕潤，當初招牛三旺上門，說好了老二姓陳，可誰知道寶珠生了大壯後久久未有孕，好不容易懷上了卻又……後來大壯長大了說，自己將來第一個兒子先姓陳，可是朝廷徵兵，他去當兵了，即便有了臭蛋，臭蛋卻一直身子不好，能不能平安長大都難說，陳明德都要絕望了，沒想到大壯媳婦卻說要讓臭蛋姓陳！

「嗯。」顧默默點點頭，就牛三旺那樣的德行，顧默默寧願臭蛋姓顧也不願意臭蛋姓牛，不過除了姓顧以外，還有姓陳的選擇。

她現在說這個，卻是不想讓陳明德輕易捨棄那些家財，畢竟爭來的家財給牛臭蛋還是陳臭蛋對陳明德來說完全不同，給牛臭蛋爭，只不過是憐惜自己的大伯父、堂妹的一點骨血，給陳臭蛋則是給陳家爭，把原本屬於陳家的東西爭回來。

果然陳明德激動的站了起來，在屋裡轉圈。他轉了幾圈，激動完了才皺眉說道：「只怕那兩個東西不會容易就範。」

顧默默拉著臭蛋的手輕搖，不在意的說：「他們總會再想辦法，只要他們動手……」可她怎麼可能給他們動手的機會，整天防這防那的她還嫌累心。今天鬧的太多了，顧默默決定明天就給牛三旺兩口子玩個大的。

陳明德有些憂心，看他們今天請神婆的事，就知道他們若動手怕都是用些下作的法子。

「大舅不用擔心，飯都是外甥媳婦做的，平常在家裡我都會關好門窗。」顧默默勸慰道。

「唉。」陳明德歎口氣，要是能把那幾十畝良田要回來，他百年後去了見了祖宗也能直起腰。

「他大舅他舅母在家嗎？我來接大兒媳回家吃飯。」

院子裡傳來楊秋娘笑嘻嘻響亮的聲音，生怕左鄰右舍聽不到的樣子。

陳明德出了屋門，面無表情的看著楊秋娘的笑臉，說：「臭蛋和她娘今天就在這裡吃飯了。」

「哎喲，怎麼好意思麻煩你家，我那邊都做好了。」

楊秋娘繼續擺出一副笑臉，陳明德臉色淡淡的不搭話。院子裡安靜下來，張臘梅、顧默默都沒有露面。

楊秋娘跟耍猴似的，一個人乾笑了一會兒後道：「那就麻煩他舅母了，我先回去了。」轉過身不禁恨得牙癢癢的，心裡想著等那病秧子臭蛋沒了，看你們還怎麼做！

這一天杏花村牛家鬧了兩趟，他們都累了早早歇下。

顧默默給臭蛋脫了衣服，把他抱進被窩裡，臭蛋依靠在顧默默胸前，抬起頭軟軟的叫了聲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摸摸他黃黃軟軟的頭髮說：「你到底是聰明還是笨，膽大還是膽小？」

顧默默會有這樣的疑問，是因為這孩子真有些稀奇，今天早上鬧了一場，下午又鬧了一場，雖說她在哭嚎時都捂住了他的耳朵，可他竟然不管外邊怎麼樣，只是用兩隻細瘦的小手抓緊她的衣襟，把臉埋在她懷裡，不哭不鬧，甚至連聲音都沒吭一聲。

「娘。」臭蛋不會回答他娘的問題，只是軟軟的又叫了一聲，對她露出個甜甜的笑容。

顧默默心裡軟乎乎的，摸了摸臭蛋瘦瘦小小卻溫暖的小身子說道：「好孩子，睡吧。」抱著臭蛋一起閉上眼睛。

第二天天剛亮顧默默就起來了，不管是前世還是這一世，她都有早睡早起的習慣。她一起來臭蛋就睜開眼睛，可以說這孩子就沒有和她這個做娘的分開過。

把自己收拾停當，給臭蛋穿上暖和的衣服，顧默默用一根布帶把臭蛋綁在胸前，開始幹活。

打掃好自己的屋子然後掃院子，這時候楊秋娘也起身了，不過她並不做家務。楊秋娘早起是為了織布，她手藝不錯，織的布賣了錢大都是給自己攢私房，因此才能偷偷給王神婆十兩銀子。

等顧默默做好早飯，牛三旺和牛承祖才起來洗漱。

一家子吃飯的時候，牛承祖邊吃邊瞪顧默默，見她只挑好的吃，就把一雙筷子掄得飛快的搶。

不等別人吃完，牛承祖筷子一扔的說：「我吃飽去村學了。」拿手背把嘴一抹，趿拉著鞋子跑了。

等吃完飯楊秋娘皮笑肉不笑的對顧默默說：「臭蛋他娘，以前婆婆要是有不好的地方，妳也別往心裡去，咱們總歸是一家子嫡親的骨血，和和睦睦過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真的，妳說是不？」

顧默默心裡冷笑，就算沒有原主的記憶，妳這副嘴臉也騙不了人。她沒有搭理楊

秋娘，只是把碗碟疊在一起，端去了廚房。

楊秋娘在顧默默背後跟牛三旺使眼色：看著吧，給她點甜頭，再硬不了幾天就能軟回來好拿捏了。

顧默默走進廚房，把碗碟都放進鍋裡，從柴草裡拿出一支早上做好的桐油火把點燃，把麥秸扯開，架在散亂的硬柴上。

她先點燃火把然後拎起斧頭，朝著鍋裡的碗碟一陣亂砸，聲音太大驚動了屋裡的牛三旺兩口子。

「顧默默，妳發什麼瘋？！」衝過來廚房一看究竟的楊秋娘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連鍋帶碗全部砸得稀巴爛。

「我發什麼瘋？楊秋娘妳不奇怪，臭蛋明明不好了，為什麼又活過來了？」顧默默一手捂著臭蛋的頭，一手舉著火把在自己面前晃悠，笑得像個惡魔。

「妳、妳、妳果然不是顧默默，妳是惡鬼！」楊秋娘和牛三旺驚嚇不已。

「錯了，我就是顧默默，不過我是得了菩薩指點，回來向你們討債的顧默默！」火把的光亮映照得顧默默的笑容詭異。「我要燒了這房子，害死你們三個，替我自己和臭蛋報仇！」她低低的說著駭人聽聞的話語。

「大壯媳婦，我聽到你們家聲響不對，是怎麼了？」院門口傳來九外婆的聲音。楊秋娘臉色一喜，人賊俱獲，看妳顧默默還怎麼狡辯！這一次老娘一定休了妳。心裡想著，她轉向外頭焦急地說道：「妳快進來，臭蛋他娘砸了鍋碗不說，還要放火燒房子。」

院門離廚房沒有很遠，顧默默聽見九外婆的聲音，將火把扔到柴草堆上，自己則雙手護著臭蛋軟軟的躺倒在地上，「暈」了過去。

架在硬柴上的麥秸見火就「撲轟」著了起來，牛三旺見了，著急的進去用腳踩著滅火。

楊秋娘整個人都愣住了，目瞪口呆的看著廚房裡牛三旺兩腳亂蹦的踩火，顧默默抱著臭蛋無聲無息的躺在地上。

九外婆見楊秋娘神色不對，連忙小跑過來，她看見廚房裡蔓延開的火，無頭蒼蠅似的在柴火上亂蹦的牛三旺，還有地上躺著的顧默默，九外婆震驚的叫喊出來，聲音都喊破了，「來、來人啊——走水了——」

她一邊喊，一邊完全不像個四十餘歲的人，麻利的衝進灶房，端起案板上的瓦盆，在水甕裡舀了一盆水潑到柴火上。

一盆不行再來一盆，好在火勢雖然大，不過麥秸火是虛火，不等引燃硬柴就給撲滅了。

這會兒的顧默默看起來淒慘極了，穿著打著補丁、顏色陳舊的衣裳，人瘦瘦小小的，倒在廚房混著煙灰的泥水地上，裙角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燒著了一點，現在又被水淹了，挨著地面的那一側都被洩濕了。

九外婆顫巍巍的半蹲下來，擔心害怕的喚道：「大壯媳婦、大壯媳婦醒醒啊，應九外婆一聲。」

就這麼轉眼的功夫，九外爺還有兒子陳明信、兒媳郭秀娘都趕來了，隨後是提著

水桶的陳明德兩口子、對門的劉實滿兩口子，陸陸續續其他的鄰居也都提著水桶、端著盆趕過來。

眼見火滅了，陳明德丟掉水桶焦急地問道：「大壯媳婦怎麼了，臭蛋還好嗎？」九外婆小心翼翼的伸出手指，在顧默默鼻子前試了下，感覺到她的呼吸，九外婆一顆心才放到實處。她想再試試臭蛋的，可惜顧默默就算昏迷也兩隻手緊緊護著臭蛋，她只能摸了摸臭蛋的後背心，過了一會兒她喜笑顏開的說：「都好著呢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都暈過去了。」

楊秋娘已經被人擠到灶房外去了，她覺得自己肯定是著了顧默默的道，焦急的喊道：「是臭蛋他娘放的火。」

「放你娘的豬狗屁！」九外婆氣得破口大罵，「要不是我來得及時，大壯媳婦就得燒死在灶房裡！」

陳明德聽見大人孩子都沒事，鬆了口氣說：「先別理她。」他轉頭對張臘梅說：「妳和明信家的，先把大壯媳婦抬到炕上去。」說完他又囑咐陳明信，「你去府裡請個大夫來。」杏花村離寶雞府不過十來里地，所以這裡的人說府裡就指的是寶雞府。

圍在院子裡的人散開，開始忙活起來，陳明信去陳明德家套牛車，張臘梅和郭秀娘擠進廚房，和幾個村裡的婦人把顧默默抬到她屋裡炕上。

楊秋娘給牛三旺使了個眼色，兩個人訕訕的跟在後邊。

這樣總暈著也不是辦法，九外婆坐到炕沿上，伸出長了厚厚指甲的大拇指，她四指握起來，抬著顧默默的下巴，大拇指使勁在人中上按下去。

疼死了！顧默默心裡暗叫，然後「悠悠轉醒」，醒來的她似乎還有片刻迷茫，忽然驚叫，「公公就算你要我的命，也求你留下臭蛋，他是你親孫子啊。」

屋裡的人看著抱緊臭蛋瑟瑟發抖的顧默默面面相覷，牛三旺竟然想要臭蛋和媳婦的命？！

屋外的楊秋娘聞言急了，她高聲叫喊，「鄉親們的別聽她胡說，是她自己放的火，不但放火還砸了鍋碗……」

「放你娘的狗屁！」九外婆坐在炕沿上，一邊輕拍著顧默默安慰她，一邊衝著外頭罵，「要不是我老婆子來得早，等火燒起來，大壯媳婦和臭蛋今天就被你們兩口子害死了！」

牛三旺急紅眼了，殺人放火那可是死罪！他又氣又急，渾身顫抖的說：「臭蛋他娘，妳自己說到底是誰放的火！」

顧默默沒理他，一手護著臭蛋，一手伸到身子另一側拽了拽濕了的衣衫。

圍在炕邊的張臘梅看到了說：「咱們先出去，讓大壯媳婦先換下衣裳。」

屋裡的人紛紛應是，一個個出了屋。

牛三旺一邊向裡擠，一邊大喊，「臭蛋他娘妳倒是說啊，說是妳自己放的火！」

陳明德看著慌忙往人堆裡擠的牛三旺，氣得咬牙切齒，他一把抓住牛三旺的後領，把他拖出來吼道：「就算你想害死他們母子，也不急在這一會兒。」

牛三旺渾身輕顫回頭說：「他大舅你信我，真是臭蛋他娘自己放的火。」說完又

衝著屋子喊，「臭蛋他娘妳說話，跟大夥兒說是妳自己放的火！」

「公公要讓兒媳認別的，兒媳眼睛一閉也就認了，可是你都要害死兒媳和臭蛋，讓我怎麼認？」屋裡傳來顧默默哀切的聲音。

牛三旺驚得頭皮發麻，他先是目瞪口呆，接著發起狂來，跳起來要衝進屋子，「顧默默妳胡說什麼呢？」

院子裡的人連忙一起幫忙按住他。

楊秋娘知道著了顧默默的道，但沒想到的是，顧默默竟然要給他們按上殺人放火的罪名！她愣了一會兒，一拍大腿哭著坐到地上哭鬧，「老天爺祢睜眼看看啊，這不賢不孝的兒媳婦自己砸鍋放火，還要賴給公婆啊，老天爺啊祢睜睜眼吧，一道雷劈了她！」

顧默默在屋裡輕笑，老天爺要睜眼的話，也是先劈了牛三旺兩口子才對。她用哭音說道：「婆婆也不必這樣說，等兒媳換好衣裙咱們去府衙裡說，自然有青天老爺辨是非。」

陳明德聽了顧默默的話，對著坐在地上哭的楊秋娘冷嗤一聲，「給我閉嘴，不然捆了妳堵上嘴送去府衙。」

楊秋娘的哭鬧戛然而止，她的心突突亂跳，這顧默默竟然敢上府衙！明明是她做的……不過只一會兒她就反應過來，顧默默放火只有他們兩口子看見，壓根辨不出什麼真偽。

楊秋娘咬緊牙關，心裡發誓等這事情過去了，定要一把巴豆拌在肉裡要了這娘倆的命！